

### 第三十八回 財主問難

話說曹侯村大善人曹叔良，對惠能高妙的佛學見解佩服得五體投地，當眾向惠能跪倒行大禮。就在這個時候，就聽人群中有人大喊，責怪惠能騙得花甲老人給他下跪。隨著喊聲，房門外闖進一人。

惠能他聞聽此言用目瞥  
見此人身材肥胖占一絕  
員外服胸前繡著雙荷葉  
員外巾在頭上歪歪斜斜  
肉槓子粗眉毛高低兩撇  
臉上的大麻子堆著好些  
觀外表知其內知他性劣  
聽我收住鼓板慢慢來學

俗話說「觀眉知膽，觀眼知心，觀面知人，觀外表知其內」，一看此人言談舉止，就知他自私吝嗇，愛財如命。書中暗表，此人是曹溪一帶有名的大財主，叫陳亞仙。他雖然最有錢，但也最吝嗇，常常能從八粒米中算計出九顆糠來。他雖然有祖上遺留下來的豪宅大院，千頃良田，可他仍然不滿足，整天想著錢。要不人怎麼說貪心是貧窮，知足是富貴？就像人家講的一個寓言故事似的，說有個農夫在山野中挖到了一座價值連城的金羅漢，這農夫欣喜激動。可後來他又天天憂愁了，他媳婦納悶問他，說咱們家發了這麼大財，你怎麼天天不開心？他說因為那十七座金羅漢我不知在哪，我能開起心來嗎？這就是說，富不富有不在錢的多少，而在於他知足不

知足。這陳亞仙就屬於那種不知足的人，整天琢磨如何能夠賺大錢，凡是賺錢的行業他都不放手。在方圓左右開了幾處的飯館酒樓，天天宰殺生鮮的活物，宰殺大量的山珍海味，來迎合眾口。多虧那個年代沒有非典禽流感，要不然他天天宰殺這生鮮活物，兩手沾滿了鮮血，那非得被傳染。

這幾天他飯店顧客少，生意有點淡，他猜想一定是惠能講佛法講的，讓人們改變了飲食觀念，使他不好賺錢，他就想找惠能算帳。今天來此等了半天沒機會，這下等到曹叔良以老跪幼這個機會了，他指著惠能大喊：「盧惠能，你整天油嘴滑舌，說什麼佛佛佛，我問你，什麼是佛？」「見性是佛。」「性在何處？」「性在作用，一切時中，動用施為，東行西往，穿衣吃飯，皆是真心妙用現前。它在胎曰神，處世曰人，在眼觀看，在耳聽聞，在鼻嗅香，在口談論，在手執捉，在足運奔。遍現具該法界，收攝在一微塵，知之者謂是佛性，不識者喚作精魂。」

「盧惠能，你說佛在何方？」「在我們每個人的本心之中，即心即佛。」「學佛有什麼好處？」「生可安樂，死可安樂，世界安定，人心安寧。」「那學佛是不是都得消極厭世？」「老人家，佛教是積極的、救世的，並非消極厭世的。佛陀一生四十九年到處講經說法教化眾生，義務教學不收學費，這樣能算是消極嗎？」「那為什麼有些人剃度出家，修行於深山古剎之中，世事不聞不問？」

「老人家，眾生根器千差萬別，有喜為公者，有喜修己者，佛法方便，無量無邊。隱居潛修也是為將來弘揚佛法普度眾生做準備，不有先習淡泊，何能無我犧牲？佛教是主張悲智雙修的，單有救人救世的慈心，而無真才實學的智慧，還是沒用的。有仁心拯溺，卻不懂得游泳，又有什麼用處？古來有許多祖師大德的濟世情懷可歌可泣，如今有我朝高僧玄奘大師的入世悲心，更是感天動地，員外怎

說佛教逃避現實？」

陳亞仙覺得自己對佛教的誤解很羞愧，他的胸中彷彿吹進來大漠的雄風，雪山的冷雨，他的腦海裡也彷彿出現一個身影，一個在貞觀元年毅然冒險西行的身影，一個在十九年後重歸故里的身影。是呀！這位溝通中印文化的高僧，《西遊記》小說中的主人公玄奘大師，不僅我們這些後人對他十分的敬仰，就是當時的唐代，上至朝廷，下至百姓，沒有不尊敬他的。玄奘大師出身書香門第，他的祖父是個國學博士，父親曾做過知縣。他出家後，有人推薦他在長安的一家大寺院做住持，都被他婉言拒絕了。他當時看到國內的佛經很少，而且義理晦澀，不能令人心服，他就發誓要捨命西行求取佛法，弘化中土。不僅要大量譯經，而且還要解決當世佛法上的癥結，為祖國文化做一件神聖而偉大的工作。因此在唐太宗貞觀元年，他毅然西行，開始了他多彩多姿的求經生活。

他走過炎熱的沙漠，翻過崇山峻嶺，經過九死一生才到達印度。他在印度學有所成，飽受各國國王的禮待，大家為了爭他去講經不惜大動干戈，可以說他在印度留下了輝煌的成就。可是他卻決定要回國，當時他對他的師父戒賢大師所說的話，一千多年後的今天，我們聽了還是非常感動。他說：「師父，我來此求學的目的，並不是為了個人的幸福和才學，如果僅僅為了這些，我就不必冒著生命的危險了。如今我已在貴國學到了很多東西，應該回國去傳道，解救苦難中的同胞，如果我久留不歸，我就對不起苦難中的同胞了！」這是何等的胸襟，何等的抱負，這才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，這才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！

《中國哲學史話》一書，對玄奘大師有著這麼一段評語，說「這一代的高僧，一半生涯在求經，一半生涯在譯經，他有著遊歷家多姿的生活，有著宗教家殉道的精神，有著思想家救世的熱情。他

為了佛教、為了中國文化、為了世界人類，貢獻了他的一生，如今已心安理得的離開人世。他手中的筆掉落了，他的那顆心停止跳動了，但是他在沙漠中印下的足跡，卻永遠留在人類的記憶裡。他一手翻譯的千卷經書，也永留在中國文化的寶庫內。」諸位，玄奘大師的精神正是佛教的根本精神，所以佛教並非消極厭世。

陳亞仙聽了惠能的解答，非常羞愧：「盧行者，老朽對佛教的誤解真是愚昧，原來學佛是如此之好，可惜老朽無暇學法，老朽只要心好就行了。」「老人家，你天天殺眾生的生命，吃眾生的血肉，凡天下所說的凶心、慘心、毒心、惡心，有哪一樣比這更凶慘、更毒惡的？請問您的好心在哪裡？」陳亞仙一聽，驚得目瞪口呆，瞪著眼睛說不出話，可真成了名符其實的啞仙了。心的話，這盧行者也太神了，他怎麼知道我天天殺生害命吃血肉？難道他真是佛菩薩轉世？陳亞仙想到這裡，心中一驚，撲通一下給惠能跪下了。其實不是惠能神，而是他身體當中畜生氣味太濃了，人常吃畜生的肉，就等於是把畜類的氣血移植到自己的體內，不吃肉的人能夠感受到。

大家知道，凡飲食進入胃中，經過胃的初步消化，再由脾再進一步消化，並吸收其營養成分，所剩的渣滓和無用的液體就下移大小腸，最後排出體外。由脾吸收的水穀精華，一部分滋培臟腑的需求，一部分通過經脈運送至全身而增長肌肉。這樣，如果是長期吃豬狗牛羊鵝鴨魚鰲等動物肉的人，他全身的細胞就都變成豬狗牛羊鵝鴨魚鰲等動物的混合體了。他臉上的氣色、說話的氣息、身體的氣味，都容易被吃素的人感受到。陳亞仙不知此理，心中驚疑，急忙跪倒在地，請求惠能給他拿主意。曹叔良磕頭他生氣，自己卻跪拜惠能如雞鵲碎米。

陳亞仙心中驚疑跪埃塵

磕響頭求惠能指點迷津  
多年來殺生無數太殘忍  
水陸空多少生命血肉淋  
現如今設身處地捫心問  
試想想誰肯將刀割自身  
我只為賺銀錢如此心狠  
害得那無數眾生怨難伸

陳亞仙對自己殺生之罪真後悔，惠能急忙把他扶起：「老人家，過去已成過去，您不要再記掛心裡。昨日種種昨日死，今日種種今日生，人只要一息尚存，滔天大罪都有悔改之機。您只要保持當下的善念，以愛心來愛護自然環境，自然環境一定會以善念來回報你的。您不要把此事掛在心上，以免傷了身體。」陳亞仙聽後打消了顧慮，從此他的酒店不再殺生，他的確是很有善根。其實，那些專門宰殺生鮮活物的酒家飯店，把活生生的魚鰲蝦蟹推到沸水中去煮，或者是生吞活剝，真是讓人目不忍睹。明代高僧蓮池大師曾經對這些人說，說你們殺害這些眾生，牠力量敵不過你們，又身體微小低劣不能作聲，才任由你們宰殺。如果牠的力量能敵過你們，定當如虎豹生吞了你們，如果牠能出聲的話，牠鳴冤號叫的酸楚之聲，當震動大千世界，牠要是有能力報仇的話，決不會放過你們。

蓮池大師的話說得非常好，我希望大家好好琢磨琢磨。其實人的確是很殘忍，虎豹雖凶，只能傷害到陸地上的物命，牠害不著空中的；黑魚、水獺雖猛，牠也只能傷到水裡的物類，傷不到陸地上的。人的本領可就大了，無論是空中的、水中的、林麓田野中的，沒有一處不能捕殺。天上飛的帶膀的，除了飛機咬不動，啥都敢抓；地下有的帶腿的，除了桌子、板凳他嚼不了，剩下啥都敢嚼；水裡游的帶鱗的，除了龍子龍孫他找不著抓不到，剩下啥都跑不掉，

簡直是吃盡陸海空三軍。所以，人類對自然界的威脅、危害，遠遠超過其他動物。

這陳亞仙知錯能改，的確值得讚歎。惠能剛剛點醒陳亞仙，就有其他鄉民上前提出疑難：「盧行者，都說學佛能解決人生痛苦，可我們學佛多年，為什麼不快樂？望行者解說」。